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卷之十五

批詳

禮政類

批袁學道詳楚俗奸險由

批靖州詳銅鼓衛屯民周志聖控儲國屏阻考由

批提學道詳覆新增應否補廩由

批

羊霞阻考由

方崇詳覆余通冒籍由

士章會詳黃定基告鄉安國由

批衡永道提學道會詳桂陽州劉漢鵬控告由

批長沙縣詳常顯祿攻訐月籍由

批桂陽州詳復舊制改建書院由

批新化縣詳學宮城隍廟更換遷改由

批長沙縣詳擅賣學基由

批藩司詳平清二衛學校由

批藩臬二司詳覆溆浦縣向魁盛包攬抗糧由

批零陵縣詳生員黃中理逐母詈舅由

批衡永道詳永州府修葺義學課士由

批衡山縣詳歐陽孔希控佔書院田租由

批長沙府詳學田剝租給書院膏火由

批善化縣詳嶽麓書院學租由

批衡州府詳門軍工食由

批藩司詳蔡周二公祀田請勒石由

批善化縣詳劉李二公祠請書銜櫟上由

批永州府詳修鄉賢陳純德祠後裔奉祀由

司學道詳原任高學道崇祀由

批詳故介余天溥崇祀由

批衡山縣詳集賢書院田租崇奉先賢祭祀由

批永州府詳武進唐瑄補註誌書名宦由

批嘉禾縣詳舉鄉飲由

批衡陽縣詳舉行鄉飲由

兵政類

批驛道詳各驛春夏倒馬由

批驛道詳衡岳等府衛春夏倒馬由

批藩司詳倒馬一案嚴訊經承鄧某供詞由

批藩司詳驛道倒馬冊矛盾由

批祁陽縣詳驛站陋弊革除由

批藩司詳病故驛丞顧璋倒馬准給無浮由

批藩臬二司詳覆熊芳選等私派站夫由

批澧州詳坐支驛餉定期飭領由

批驛道詳歸義等驛照額挨站接替由

批驛道詳資驛站考成由

批驛道詳春夏倒馬冊由

詳各驛倒馬由

陵縣詳侵吞工科由

批驛道詳順林驛倒馬由

批藩司詳署驛吏目王職月銷缺額由

批驛道詳驛務歸沅水驛管理由

批湘潭縣詳南岸驛實無私派由

批華容縣詳里民派銀供差夫役名目積夫由

批臨湘縣詳長安驛餉勒越送港口驛由

批驛道詳各驛按站接替岳青二驛越送之議請

寬宥由

批臬司詳驛站工料並無私派由

批藩司驛道詳巴陵署令勒索由

批驛道詳修潯淦等船照湖北例請給工料由

批藩司驛道詳武陵縣造報船戶口糧由

刑政類

批臬司詳李富爵病故由

批藩司詳張泰爵誣告李茂之打死招弟由

批衡州府詳覆譚君相打死魯仁麟由

批司詳謝雲日打死許老晚遲延職名由

批臬司詳段子茂打死羅德由

批衡州府詳程國相誣告梁桂之等溺死雷氏由

批新化縣詳陳子芳劈死陳爾俊由

批臬司詳民何勝照打死何國祿請免抵由

批辰沅道詳乾同知隱諱苗殺命案由

批辰沅道覆得勝營實無被陷兵丁由

批按察司詳覆滕以前是否該道諱匿由

批辰沅道詳營兵楊正時被苗殺陷由

批長通判詳報柳方新家被竊由

批臬司詳趙方吉被盜是竊非強由

批臬司詳捐貲設醫直監并給棉襖由

批臬司解監生陳選應否取保候審由

批衡州府詳拿獲徒犯謝陽泉由

批臬司詳王永錫越獄由

批衡山縣詳王五一等偽造假印由

批臬司詳譚文燦控陳子雲由

批常德府詳李文忠等誣告胡亮采等擬流徒由

批當德府詳銀匠領銷潮銀由

批藩臬二司會詳駱嶽岐由

批岳州府詳奉提九難衛學役抗解由

批寶慶府條議編立團長由

批永州府詳議設立保甲由

批臬司詳蔡觀寶無招搖情事由

批辰沅靖道詳楊正時脫逃由

批捕役拷誣良民爲盜一案由

批僧中慧峻誣搶毆一案由

工政類

批藩司詳覆長沙府姜守具銷承造 御書樓物

價由

批藩司詳覆糧道經晉南嶽掛匾物料由

批湘潭縣丞稟覆奉查嶽廟椽木一項每段兩用

由

批衡州府盧守詳 欽差莅嶽應用物件無存由

批衡州府詳資建造碑亭工料由

批藩司詳碑匾工料動支庫項由

批藩司詳孔守誤截大柱由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卷之十五

長沙何祖柱蒐輯

批詳

禮政類

批裏學道詳楚俗奸險由

考試自有公論卽如該道歲試長岳衡郴四府州並無
不白之聲可見直道在人矣若論楚俗奸險豈長岳衡
郴獨非楚俗乎此番類不同前該道應自知之然亦恐
該道至今尙不知之則亦該道之自誤也至欲稟訴情

形則巡撫早已洞悉巡撫不要學道送棚規何以見爲
况巡撫淺愧有言不信無顏見士子更有何顏見學道
毋庸混詳繳

批靖州詳銅鼓衛屯民周志聖控儲國屏阻考由
據綏寧縣詳周應選等廬墓田產悉居眉溪屯亦無民
糧在縣而周應選供歷於銅鼓衛上納屯糧若不考於
納糧之衛而必考於無糧之縣是名雖許周饒何等以
綏寧之就近而實則儲國宣等助銅鼓之陰驅也方今
一以弘宣文教豈容劣棍阻抑寒童仰該州抄批移明

銅鼓衛收考如儲國宣等仍敢結黨橫撓卽嚴拿解轅
褫革重究繳

批提學道詳覆新增應否補廩由

一案不得兩補此定例也但二名已准而三名不准則
非同仁之意若不准三名而併銷已補之二名則有復
失之悲據稱下首無候廩可收舊增可補則二等新增
亦得循增補廩如詳行仍嚴飭各學嗣後毋得朦混故
違繳

批善化縣詳覆阻考由

無論湯調鼎應否考於善化但楊輝怡等以長沙寧鄉之生員而攻善化之目考則長沙寧鄉兩令俱可管善化之地方矣該縣所詳殊屬瞶瞶仰移長沙府學教官將楊輝怡等各重飭二十板以懲多事繳

批衡陽縣詳覆余暹目籍由

以江南之戶首結衡陽之貢生是何緣故仰提扶同出結之里隣併朦混具詳之經承解訊繳

批長善會詳黃定基告鄒安國由

據黃定基供長沙童生在善化縣考竟有一二百是善

化爲冒籍之藪又稱只禁得長沙不考善化何故又將
父中長沙之夏世葵原籍長沙之李奕昌保考鄒杰既
糧在長沙應考長沙其胞兄鄒楷何故又入善化武學
此處鄒安國何以並不供明仰再確查併訊鄒杰鄒楷
取供詳奪繳

批衡永道提學道會詳桂陽州劉漢鵠控告由

劉鵠薦係皂隸之子何得違禁混考况劉瑞生既有親
生乃詭稱撫繼顯屬捏情仰卽革退以遵澄汰污賤之
法繳

批長沙縣詳常顯祿攻訐冒籍由

常顯祿入籍長沙已四十年田地廬墓該縣親勘明白地隣業主僉供出結殊與同省異府之例不同左之翰等乃於該童覆試之後結黨妄呈長沙府又朦混率詳致一介寒童青衿復失黃卷空存殊可憫惻仰提學道確查報繳

批桂陽州詳復舊制改建書院由

遷學宮於荒郊且蓋生祠於蠶址何其簡等難辭作俑之罪本都院前已飭拆毀生祠茲該州請於舊基新建

學宮改舊學爲書院如詳速卽舉行以妥 師靈以興
文教繳

批新化縣詳學宮城隍廟更換遷改由

此等改造興作不由府司核轉則地方諸事俱盡應該
縣徑行矣又不通詳督部院妄昧已極卽布政司嚴飭
行繳

批長沙縣詳擅賣學基由

修理長沙縣學宮原委兩教官與典史王鵬展管理不
知胡其亮係何人所委况胡其亮擅將 明倫堂建於

聖殿之側而置殿後餘地數十丈於空閒以讓浮屠風水此其心術不良殊可痛恨若非拆卸改建則規模舛錯竟不成局不知兩教官何以通同欺玩一至於此該縣尙稱胥工頗勞想亦未究底裏耳據黃紹武俱供其亮託小的做中而其亮亦供託了紹武與他講此地如必應買則長沙尙有知縣何須胡其亮央求買地豈教官皆睡夢不醒耶既以民地而買之又以官地而告之且不告於學其藉端生事已可概見從前鑽營胥工總爲此等張本仰長沙府卽查出原契退還鄭汝臣勒追

原價給還胡其亮可飭長沙縣提取長沙學收貯四十
四年學租銀照九三色折銀一兩八錢併付胡其亮所
捐五兩之數取領存案楊執事黨索詐賁三十板枷示
一個月併傳該教官帶胡其亮於府堂重飭三十板以
治生事不法及將明倫堂擅建殿側之罪其地是官是
民應否必用併確勘詳奪繳

批藩司詳平清二衛學校由

丁糧歸楚學校屬黔士民劃分畢竟是否允協况二十
三年黔省前院楊 已經 題請將平清二衛改歸楚

省業准 部覆欽遵

俞允雖於二十七年黔省前

院田 題准部覆奉

旨將平靖學校仍歸黔省而楚省從未有以輿情入告者若據稱欲援奉天錦州俱赴京闈鄉試之例是竟以黔關上擬京闈可乎不可况奉天錦州尚赴京闈鄉試而平溪清浪獨不肯赴楚鄉試是誠何心該道惟執成見該司亦並不加看均屬草率仰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藩臬二司詳覆澈浦縣向魁盛包攬抗糧由

湖南劣生肆橫抗糧包訟無所不至倚一矜如鐵甲窺

三尺如鴻毛毋問州縣詳牘淡恨士風惡薄一至於此
官斯土者令不行禁不止效尤日甚將於何底但以號
聿事隸 學院咨移不勝其煩寬縱實亦不少乃包攬
抗欠之向魁盛竟敢公堂咆哮且批縣官之頰此猶不
加嚴儆幾於有劣無官矣李令復爲請原或亦桑榆氣
短該府據轉不免賄徇仰照部民毆本屬知縣律杖一百
徒三年卽詳請定驛稍示懲惕以維法紀於未墜也繳
批零陵縣詳生員黃中理逐母置舅山

律載凡罵父母者須親告乃坐此案既有黃朝英具訴

又有唐氏鳴寃則唐有常倚舅虐甥誣呈多事已可概
見該學仍以伊父母爲溺愛抵責殊屬違律該縣既稱
黃朝英父子恃衿咆哮得罪官長仰行戒飭併將毆姑
搬樹情由訊明詳奪繳詳內儒學下不書教官姓名併
飭行

批衡永道詳永州府修葺義學課士由

據詳修葺義學延師課士邇郡復聞絃歌文教可期矣
繳

批衡山縣詳歐陽孔希撻佔書院田租由

越分言事誠屬不應姑以事近因公從寬免擬餘並如
詳飭行繳

批長沙府詳學田剩租給書院膏火由

查詳開書院租穀原資書院肄業生儒膏火今嶽麓書
院雖閒其無人而星沙書院實爲一郡絃誦之區似應
將此項仍給書院生童以贍寒士未便他移致爲成例
有虛 前院遺澤併長沙縣義學均不得擅爲動用繳
批善化縣詳嶽麓書院學租由

據詳僧民各業戶咸稱價買執有印契爲憑且歷年久

遠滄桑變更查學田機雜易於混淆與學基有一定坐落者不同幾經丈量之後一旦欲奪而盡歸 賢宮倘有不實保無失業之向隅如詳概免追求以息擾累繳

批衡州府詳門軍工食由

守門軍七名工食仰照長沙府城例另議詳核飭遵基地毋論軍民總屬官地豈其藉納些微之糧便可占官基爲已業况該府義學荒廢教養無資五門內外舖面五十九間每間照舊納租銀六錢旗縣廟兵馬司連鎔銅各處住房三十一間每間量納租銀二錢五分二共

租銀四十三兩該府徵收爲修理義學延師課士之費
其應完正餉南漕等項俱於租內完納不得以重徵賦
稅藉口屯民子弟有志肄業兩義學聽從其便又衡衛
未歸併縣之時該縣有無驛馬應否以衛基作馬厰併
查明詳奪繳

批藩司詳蔡周二公祀田請勒石由

蔡忠烈公力守孤城捐軀殉節允宜血食以慰忠靈所
有祠田如詳製發碑文備紀本末毋許奸劣妄萌覬覦
瞻仰卿周公已經入祠並祀其同時夙難諸賢自當配

自前朝以來
享至祠田提入僧戶冊名僧忠聖目混相沿殊屬不經
仰卽飭改爲二忠祠之名仍將基址坐落明白註冊永
杜將來侵蝕之根併取遵依冊案報查勒碑置主所需
工費速追冒銷表箋銀兩給發毋庸他談致滋藉口繳
配亭進主務在春祭以前速速

批善化縣詳劉李二公祠請書銜標上山

修建忠祠乃地方公事毋庸專註銜名只書年月以備
查考繼

批永州府詳修鄉賢陳純德祠後裔奉祀由

恭節先生全楚孤忠千秋砥柱上荷

聖朝褒寵已薦烝嘗宜遵後嗣奉祠永司俎豆仰候移
咨 學院仍候 學院批示繳原呈稱謚忠潔因何互
異併察改正

批藩司學道詳原任高學道崇祀由

據詳原任高學道秉鑑儲才矢心拔俊風徽未遠俎豆
允宜仰卽通飭置主崇祀名宦繳

批衡陽詳故令余天溥崇祀由

華孝廉之親供既確鄒明經之遺蹟又真合之前任張

守之原詳益見府志秩官之虛謬仰衡州府嚴飭裁革以正祀典仍將該府志板查照剗削另刷費報繳

批衡山縣詳集賢書院田租崇奉先賢祭祀由

集賢書院田租仰該縣帶管料理祭祀修葺崇奉

先賢其另選看守僧道每名亦量給穀數石以資餬口倘後來或有染指侵用應如該縣所誓國法神靈均有難違者也四生卽確舉報查餘如詳力遵行繳

批永州府詳武進唐珏補註誌書名宦由

前永郡守唐有懷先生諱珏者治行足紀遺愛在人名

宦已薦蒸嘗志乘自應開載如詳卽於本傳內補註入
祀名宦四字以垂永久仍刊刷送賈該府看內瑤字寫
訛併改正行繳

批嘉禾縣詳舉鄉飲由

查鄉飲酒禮止有一賓一介乃湖南陋習於賓介之外
又添設耆賓諸名色而介賓有至二三人者不知奉何
典制總由教官諸生濫舉索賄仰布政司嚴飭將耆賓
濫觴盡行革除餘仍照另檄通查報奪繳

批衡陽縣詳舉行鄉飲由

仰衡州府飭詳 學院批示德備四時之褒殊爲謬妄
又該縣既於封印日具詳並不開明何日鄉飲經承朦
混殊甚併嚴飭行繳

兵政類

批驛道詳各驛春夏倒馬由

據詳湖南原來奏冊內開奉差倒馬卽不准在槽倒
斃之意等語此雖非定例所載然該道衙門所行之
例卽是定例何容擅議更張但冊內既稱奉差倒馬何
以又不將奉差何員騎倒某驛馬匹之冊造報內部
此亦是該道一欠缺事設此空名縱得藉指誰實作俑
至今爲梗該道又稱驛通馬匹豈必盡屬差斃不准報
銷司驛各官殊屬苦累自不得不遇差卽報倒馬致有

連驛報斃之事等語是該道不准在槽倒斃而留此遇
差報倒一路以收驛遞之苦累可謂婆心良切矣乃該
道則又有法以繩之曰嚴加刪減也所謂刪減則卽緊
差方准開銷緩差不許報斃之說也夫使開銷盡是緊
差則該道不但恪遵成例併可謂弊絕風清矣及查該
道季報冊內有賈 奏差回者有解餉差回者有扶輓
回籍者此爲緊差乎緩差乎不准緩差報倒則驛官益
爲苦累然該道准之則曰倒馬不准則曰緩差此爲遵
定例乎不遵定例乎該道有例而自違之區區驛官未

必無端而幸免駁詰也卽以鳳林驛言之夏季報倒三
十匹是供差並無五十匹矣若云隨倒隨補則夏季馬
價而外驛丞無賠墊數百金之事倘其有倒無補則領
價買補而外該驛已缺應差額設之馬所報是虛則驛
丞何所恃而敢於捏報俸圖月銷所報是實則驛丞何
所事而至於多斃竟虧額馬該道不將此等溺職劣員
立行揭報又不於冊內照例聲明及至兩詳兩批之後
始稱先後駁飭竟爾遺忘僅以疎漏二字了此一案豈
視巡撫爲木偶聽其提掇乎抑巡撫亦曾通同該道婪

賍賣法乎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立取順林驛該丞職
名揭報候叅候發該道嗣後季報冊仍照該道舊例開
造勘合火牌騎例馬匹於季冬一月內詳費核奪毋得
縱任蠹胥情勒延挨需索打點致滋驛累繳

批驛道詳衡岳等府衛春夏倒馬由

善化倒馬據該道前冊粘簽現將在槽倒斃一匹駁飭
刪去是卽前詳不准在槽倒斃之意矣而寧鄉春夏二
季倒斃七匹俱係在槽並未駁請是在槽倒斃之准與
不准總在筆下去留矣若以交代之署辰縣縣事者

非將來交代之官乎而春髮倒馬至二十四匹並未駁
諸不以查山地二十四匹之倒馬而駁查善化十六匹
之倒馬則倒馬之多寡又總在筆下增減矣長沙縣五
月中兩差騎馬五匹卽倒五匹若非打點豈能置之不
問顧璋正三兩月冊內既准倒馬七匹而給價又止准
六匹則此一匹之價於何着落最可恨者署大龍驛三
個半月准銷九匹署清浪衛四個半月動支馬價十一
匹矣而署辰谿已故王令四個月九日山塘止准動支
馬價八匹似此媚生欺歟有人心者固如是乎更可怪

者山塘驛春夏共報倒二十四匹除王令三個月九日
准倒馬八匹外其餘十六匹沅州署事止八十日即俱
勘是已故之四個月九日止當署任八十日之半矣
臆勝至此不藥而愈髮莖莖豎矣該道并受牢籠雖事
事引爲已任然衙門自有體統此等情弊不得不於該
經承是問仰市政司會同按察司併驛鹽糧道卽嚴訊
該管經承將前項緣由逐一登卷明白併將展難縣倒
馬應否俱照已故王令每月只開銷二匹確詳報查繳
此藩司詳倒馬一案嚴訊經承鄧某供詞由

據鄧某供王知縣尙有報過倒馬五匹未據呈報價
故沒有造在冊上馬知州署事八十日共報倒馬十一
匹等語卽以馬牧署事八十日價倒馬十一匹言之王
介署事四個月九日止准倒八匹該經承何以並不一
查若云未據呈報則王介未死之前決不料其卽死而
以一個月九日之馬價預爲呈報迨王介既死之後豈
能起其已死而以應領未領之馬價再爲呈報今不責
生者之喪心而反責死者之未報誰是百年人可以伸
紙掃筆乞憐上司丐沾涓滴望之蓋棺之令骨乎王介

四個月九日既止准倒八匹則馬牧自應照此核銷若
以未報領銀故不入冊則凡係入冊皆已領銀其有浮
月顯屬通同夾混未據呈報支領馬價之語該道未可
以欺該司也查該司八月十七日賣呈驛糧道移送王
介署辰谿縣驛站交盤冊內開於支過馬料內扣存銀
二百五十八兩七錢移交貯庫買補馬匹此爲已支領
乎該司轉賣之冊該道忘之豈該司亦忘之乎鄧某以
已經支領之馬價勒減扣出捏稱未經支領不准入冊
開銷操縱在手多寡任心雖索詐無憑而弊竇已極仰

嚴行革役數

批藩司詳驛道倒馬冊矛盾由

據該道稱王令動支八匹馬價乃春季所報之數該令在任時自行動支非本道合計四個月九日止准動支八匹但王令四月分尙有報倒馬五匹其價作何支領未據署官文報等語查該道移司轉呈署辰谿縣王令驛站交盤冊內開自本年正月初一日至閏四月初九日共支過工料馬價銀七百一十七兩五錢內於支過馬料內扣存一百五十八兩七錢移交貯庫買補馬匹

是明係四個月九日止准倒馬八匹故扣存已領之銀
貯作買馬之價何得稱爲春季所報非合計四個月九
日也若果非該道合計止准動支八匹則交盤冊內起
止月日甚明倒馬冊內支過馬價甚晰該道豈不能一
爲查核直至今日始稱四月尙有倒馬未據署官文報
但署官既扣存銀買馬何肯又爲報出該道以署官之
不報而卽聽其勒減又以署官之自報十一匹而卽聽
其入冊止知有署官耳何知有死令乃於交盤已竣之
後更存准銷三匹不知此三匹之馬價將誰歸乎本年

山塘倒馬總照王令四個月九日准銷八匹例按月遞
算如有異同一併參處閏月不算殊屬不合仰卽移知
遵照繳

批祁陽詳驛站陋弊革除由

查該縣站並排山驛半站夫馬年額需支工食工料醫
藥支應馬價共銀三千二百八十兩內該縣站額設倒
馬銀四百七十二兩排山半站半支何云無額設錢糧
也祇因該縣驛站等項實徵不敷銀三百一十八兩故
飭撥附近隣縣協濟亦指通額而言豈專爲倒斃馬匹

平該縣既不知有此項則該管衙門從前作何開銷該
縣革除里排之後又作何買補仰再據實聲明核奪餘
俟據詳存查如有欺飾卽行叅處繳

批藩司詳病故驛丞顧瑋倒馬准給無浮由

每月准銷倒馬三匹則該驛本年應倒三十九匹矣但
該道既稱念係故員准銷六匹行州給價足見該道恤
款盛心可切庸議惟是署辰谿縣王令四個月零九日
山賄驛止准動支馬價八匹王令獨非故員乎卽不敢
援顧瑋之例又何以不能如該道所稱應得馬價兩匹

半有餘之數且何以通道署今四個月九日止當沅州署任八十日之半此等情弊若究之經承則該道決不認縱盡擅權之咎若出之該道則該道何獨於此不發憐憫心也飭提一案批詳已悉該司置之會覆必以四個月九日止應支馬價八匹矣仰速定議詳報以便通飭遵照繳

批藩臬二司詳覆熊芳選等私派站夫由

茲將把持私派不法極矣提訊放免擬已爲多倖乃該府竟不遵批究審反爲具詳請從不過欲市去後之恩

耳長棍惡而墮國憲使州縣何所適從且禁革之
前旨方頒而橫派之劣衿又復悻

旨此劣何以澄吏治何以安民生仰嚴加轉飭繳

批澄州詳坐支驛餉定期飭領由

據詳正二七月無銀可支必待二八月內按數清給是
正二七月該驛非枵腹即點鐵而應矣不知該州正二
七月排夫工食預將何項給發抑果能緩至三八月否
既屆兩難不至於變坐支而領道庫不止仰該州卽行
所屬三驛查明或緩至三八月候領或照舊例陋規仍

赴支道庫俟該州解還取具該驛食呈詳奪另示至詳
內四月完半九月全完等語此係協餉限期何得援照
催科併飭行繳

批驛道詳歸義等驛照額換站接替由

查據該府詳稱排夫歸驛專管但前院批允排夫仍歸
縣管原未嘗有撤驛併縣之批也若以驛不在縣卽難
料理則大荆驛距平江縣甚遙何嘗非縣官料理乎何
查用夫多少每月不等原以閒曠所餘補繁多之數今
府議長養接替徒飽游手之腹是否可行至所稱餉鞘

需夫甚多仍令縣驛合併應付此又爲將來併驛歸縣之張本也卽以縣驛合併亦不過一百四十名耳如詳稱大差用夫二三百名或三四百名將何以濟况如大荆驛無縣可併止設夫七十名者豈便得爲缺悞乎仰道再行通飭妥議詳奪其歸義大荆青岡三驛各照額設夫數按站接替以均勞逸以速郵傳卽如詳飭遵併臨湘縣屬之雲溪驛一體通行遵照各取遵依報查繳批驛道詳資驛站考成由

據詳各站應存小建等項銀兩既有未完仰卽將本年

撥給現在之銀徑行提補仍將上年未解小建等項抵作撥數不過該道稍費筆墨而錢糧決無虧欠乃歸咎於四十二年夏季以後詳明坐支以致未解是必使夫馬計日之需經承百般勒索不厭不休直至數月半載始行給領十得七八夫馬坐困官役無端私派而後快於心耶辰谿劣狀該道非不知之既不揭報又不嚴催一年之內所司何事而至今乃以爲口實也仰速遵照提補如有未完定將該道怠玩經承重究懲

批驛道詳春夏倒馬冊由

春夏二季倒馬冊必俟九月造賣此奉何定例不過該道經水延挨日月指冊招搖希圖詐騙耳卽以長善二縣言之春季均倒馬六匹也夏季冊內善化倒馬十匹則刪除一匹長沙倒馬十三匹則何以並不刪除若照上年奏銷則善化准銷三十匹長沙止銷二十九匹今雨季長沙報倒十九匹者不除而善化報倒馬六匹者乃除非經承勒索不遂何以至此若云交代之時不便擬准開銷則不交代如冊內所開夏季倒馬自十三匹以至二十匹者皆准開銷矣若云姑俟一總核銷

則非經承借冊勒索何以至此據稱應循往例彙報不知循上年九月之例乎抑循本年三月之例乎往年俱借奉差騎斃名色需索驛站不廢不休是以本都院飭造簡明細數以省吹求今該道所費雖極簡明而驛站所造仍屬煩難總是經承陋習相沿不妨藐視上檄不然船溪寧鄉衡陽等驛有何疑畏退阻而吝此數紙不了一季公案也又船溪等驛冊既未送則此冊內倒馬總數又從何來併所開呈報奉差騎斃馬匹數目是否照前造報仰飭經承將各州縣衛驛報冊親資赴轅查

訊繳

批驛道詳各驛倒馬由

據詳在槽倒斃不准銷馬價此係奉何定例必欲以此勒指逼令捏報差員連斃驛馬是何緣故夏季報倒十匹既碍秋冬二季開銷春季報倒二十匹何以又無碍秋冬二季開銷若云現任管驛之官統俟彙造詳請核銷即以順林驛言之春夏兩季已報倒二十九匹則所餘額設倒馬銀已不敷三馬矣若秋冬再報倒二十餘匹卽云核銷亦止能減續報之數而斷不能減已斃之

數是署員兩季得銷二十九匹而新丞兩季止銷一二匹矣倘曰交代時自應核筭則季報已經入冊交代再行除去一減一增豈能徒取以與乎此等情弊前批已悉該道仍欲爲經承欺飾仰再逐一登明以憑核訊繳批巴陵縣詳侵吞工料由

兩驛丞果有情弊該署縣何不預行詳明而曉曉於兩丞揭報之後雖百喙何益哉其四十二年買補倒馬銀已經奏銷全完何故至今不發又據稱火牌勘合騎倒馬匹從未空有一差上司從不駁的此卽現查順林

驛之故智也是否道胥通同欺飾併稱黃弘業九載月
使馬價三千三百餘兩李義民亦肩侵馬價六百餘兩
是否驛馬俱係長生不倒抑或道胥措勑不容以在槽
報斃仰驛鹽糧道會同布政司按察司確查嚴究報繳

批驛道詳順林驛倒馬由

據詳順林驛四個月倒馬二十匹先經駁查等語何以
報院冊內並不照善化一例聲明直至兩詳兩批之後
於第三次詳內纔作此語又經據詳批司知照該道仍
曲庇不報及署州通詳始稱批府嚴查該道果欲清查

何不行於初駁之時而行查於州詳之後也蓋駁查兩字原不能免然亦不過沿襲陋規一經報明則權不自由故冊內置之不論今已情見詞窮又何借此稽塞耶此種伎倆豈可施之今日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立即詳叅毋任徇延繳

批藩司詳署驛吏目王曦具銷缺額由

已會核咨叅矣查據縣詳蘭江清化二驛俱不足額而清化缺馬至十九匹似此缺額具銷不知湖南尚有驛道否仰速移催岳常道嚴查詳報餘姑如詳行繳

批驛道詳驛務歸沅水驛管理由

州官兼攝驛務不過利於扣剋錢糧私派里幫以圖肥
橐耳該州於該丞辭職之後方行具詳該道從前竟置
不問均屬不合仰速飭該驛經管仍嚴查里幫積害速
行報奪繳

批湘潭縣詳南岸驛實無私派由

管喂雖在驛丞派幫必由縣令各處現有告發長沙亦
有訪聞據詳全係支飾仰長沙府嚴查所屬如果無其
事該府卽出具印結報奪繳

批華容縣詳里民派銀供差夫役名曰積夫由

向聞積善積不善之語今據詳又聞積夫矣積夫固所以積金該縣不積善而積夫其所積視彼孰多仰遵前批實力奉行繳

批臨湘縣詳長安驛餉鞘越送港口驛由

有驛無夫則排夫之設謂何該縣如願越站送蒲圻姑任爲之若雲溪不必須夫卽應詳請裁併仰驛鹽糧道嚴飭行繳

批驛道詳各驛按站接替岳青二驛越送之議請

寬宥由

驛弊叢生不可究詰卽如湘陰越大荆而送青崗總屬
報施之說乃竟越青崗而送岳陽是何道理在湘陰偏
累固作俑者納賄貽殃而夫力有限連走四站萬一足
不能前不幾重悞

皇華乎該道置不一問郵政安在旣經照設接替姑免
究繳

批臬司詳驛站請令選無私派由

一查一覆亦祇具文耳則幾駭大膽違悖已行驛道嚴

宛沅州宿弊未除亦據辰州府駁飭署官禁革該司爲
執法之長察蠹釐奸實有專責毋容墨吏重腹民生繳
批藩司驛道詳巴陵署令勒索由

黃弘業李義民許告署縣勒索諸款備極分明該司道
既以茫無証據謂兩驛丞詳揭不實卽應依律反坐以
儆刁風乃稱楊二得銀既實事屬有因姑從寬典但楊
二之罪不過一杖而勒索之贓已經逾貲正所謂告二
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實者猶以誣告論也而今竟置不
論不知道何律例縱容家人求索是否失察何以全不

議及署縣先差役胡仁喬先催驗馬匹歸縣管理乃繳銀送禮卽令胡仁喬先將牌票繳銷兩驛丞所詳鑿鑿二役何以竟不到官取供是何獻法該驛丞屢托道差李昇雲朱瑾屢要那移正項錢糧給發馬價未遂懷恨卽唆李昇雲朱瑾連鎖經承數人李士荃所詳鑿鑿該道竟不令二役到官質問是否徇庇李義民勒押夫頭并送品將鹽買草每包要大秤一千斤而該道稱爲無勒取諸弊不知以鹽爲草驛站項下有無此例種種恍法如何據以批結且自上年八月批寄至今已將九個

月矣護所常道審而不詳襲臬司置而不審兩縣丞汪
長已經三月李通判亦將兩月而竟如此糊塗結局雖
聲贖之巡撫亦難草率以干 功令仰布政司會同按
察司驛鹽道秉公嚴審定擬詳奏繳

批驛道詳修舉滁等船照湖北例請給工料由

據詳頭二號每船俱請增給銀六十九兩九錢較之原
額併估增又請增四分之三而有餘矣湖南木價是否
與湖北相同湖北原額是否與湖南無異仰再確核併
移北藩司查明詳奏繳

批藩司驛道詳武陵縣造報船戶口糧由

不適用之扒桿船及概行釋放之民船該縣不遵批檄
混銷口糧藉諉公文到遲但此處到常不過四站該司
道何難按站稽查乃竟朦朧據轉殊屬不合仰嚴查寧
鄉益陽龍陽何日接到公文有無卽行轉遞取具回文
覆奪如有羈延着落遲悞該員認補繳

刑政類

批臬司詳李富爵病故由

此案州審甚明司駁極當該府以富爵之狡供入詳乃
不思與州審被毋奪去柴片之供太相悖謬竟不能駁
詰一語如此糊塗何能折獄今李富爵雖已物故查抱
告之李尊貴赴州告狀時江氏尚未死也而卽欲以人
命告則不惟富爵有必欲殺其妻之心而尊貴亦知父
之必殺其母矣迨尊貴已往州而富爵拳毆柴擊氏卽
殞命又遣人到州令貴尊寫三傷告狀則江氏之歿不

惟富爵實爲故殺而貴尊明係知情豈得以富爵已歿
竟置不論卽提各犯嚴究李尊貴何以好猶未死而
先告人命父欲殺母而不行勸阻併提李天爵李占梅
大姐究明犯姦實情依律議擬招解繳

批藩司詳張泰爵誣告李茂之打死招弟由

該縣既不將人犯隨詳解訊該府何以遽行轉詳若因
招弟自縊情真毋庸解審則誣告反坐亦可不解審於
該府乎該縣於命案重情任意沉滅一手握定蔑視上
司而上司亦惟其所爲養成驕縱不知何以至此卽將

各犯併抗玩經承解訊繳

批衡州府詳覆譚君相打歟魯仁麟由

魯阿楊既告人命該縣並不相驗通詳已屬違例獨是
魯阿楊既遞勘詞願甘息訟何須該縣又斷銀埋塋况
所斷十二兩四錢二分乃過失殺人收贖之罪也既未
相驗何以知其過失殺而斷令收贖果係過失殺而罪
止收贖則不歟於毆自非抵償何以謝岐等強其私和
而樊初弼又爲寫摺狀該府不就過失殺三字窮出真
正情形乃以楊漢生中飽借題結案獨不思沈佐伯之

出銀楊漢生之收銀均非詞內情節若因此而竟告打
次男命矜蠲埋冤難免誣告之律該府止稱照追給主
便擬給案豈該縣爲斷收贖之問官而本都院爲追收
贖之衙門乎一誤豈堪再誤該府悻謬殊甚仰按察司
嚴提確訊定擬詳奪繳

批臬司詳謝雲日打死許老晚遲延職名由

此案據該縣呈報已於十八日解府而該署府扣至初
七日限滿卽行報案豈欲承審官違例於未開印時解
犯卽以二月初限滿之案不扣開封日期遽稱正限已

滿一經詳參便可延換設卸新府以此規避則得矣如
拖累窮犯何如易結不結何仰司嚴飭該省府將人犯
批臬司詳馮允祥毆死蕭君奇由

訊據李爾壽等供蕭君奇行姦實非陳氏而從前陳氏
所供討茶扯被之語俱係允祥捏造逼供希圖掩飾以
致陳氏羞憤自盡今無姦之婦既以捐生而濫姦之婦
反行漏網法紀安在鬼神難欺該司職在明刑寧不憐
冤婦夜號手仰嚴提馮錦到案確究實情招解繳

批臬司詳段子茂打斃羅德由

訊據郭魯奴堅供並未將扁担打羅德而朱老聚亦供
未見且據原役傅先供扁担在段子茂家起出而段子
茂亦經自認但魯奴既欲打賊何以扁担又係子茂家
物若云魯奴黑夜聞聲乃往子茂家取扁担去打賊有
無是理况魯奴並未供明何得將子茂之扁担便指爲
魯奴之兇器至於子茂又供扁担實是小的家的但不
知郭魯奴如何拿去打賊則魯奴拿扁担打賊之供果
出誰口而起子茂之扁担以符原報之鐵傷是何緣故

又據郭曾奴供並未拿藤拴羅德而段子茂亦供藤是
小的回家裏拿來的併據郭遠等供未見段子茂把藤
乃攢羅德則曾奴之拿藤尚無確供而子茂之攢攢羅
德果否在既死之後子茂又供見了賊時在田塍上喊
叫他們並未到郭遠們門首則原供到郭遠家叫門之
語亦屬互異種種舛錯如何定案仰速照例詳委另員
確審妥擬招解繳

批衡州府詳程國相誣告梁桂之等溺死雷氏由
程國相婦言是聽捏告虛詞姑照例總徒四年代懲長

舌繳

批新化縣詳陳子芳劈死陳爾俊由

湖南積習以命案作生涯忽告忽息玩法有司恣其餒
美生者獲利死者含冤貧者抵償富者漏網本都院痛
恨久矣如此案例應通詳該縣豈不知之觀該縣之不
通詳卽知有今日之詳况並無縫痕而牌頭敢報稱縫
故則情弊更屬顯然該縣又稱自刎則本屍口眼俱合
殺傷死者則本屍口眼俱開欲以口眼俱合爲陳爾俊
自飲之據殊不知洗冤錄所載乃爲當時殺死者言也

今陳爾俊被毆於初七氣絕初九而尚口眼俱開有是理乎且該縣既備訊各供而干証李際會楊易秀並不問一語是何緣故即使命案非真亦應解司審結乃竟欲一手握定自爲起滅目中不知有法司矣卽按察司速飭邵陽縣嚴提各犯併和息人等窮究致死實情由府轉司確訊招解如該府縣稍涉徇私定行一併叅處仍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臬司詳民何勝照打死何國祿請免抵由

湖南惡俗利於以命易財而屍親竟有生殺在手之權

據稱鳳廳尚未覆到署通判哲爾肯省旋在長仰按察
司會同布政司卽確詢該同知據實詳報核奪老巡撫
受 恩浚重不敢作此扶同欺罔上負

聖明該司慎毋瞻徇致干併究繳

批按察司詳覆騰以醇是否該道諱匿由

地方失事自應照 例通詳該道乃諱匿此案藉棚稟
報則凡有諱匿一經告發俱可以稟報捏飾矣仰速移
取批詳查驗如未經批詳則既諱匿於前又捏飾於後
卽查取職名照限詳案毋得拘延繳

知若肯扶同隱諱該道亦決不肯和盤托出依然貽悞
地方草芥民命耳身任監司之謂何而今日纔作此語
也仰按察司查取專汛職名詳報繳

批辰沅道覆得勝營實無被陷兵丁由

苗邊未靖兵雖設而若無兵官雖設而若無官苗既肆
無忌憚官惟工於隱諱日復一日將於何底此案確有
訪聞卽乾同知前月因公至長本都院而詢前事該同
知已備述情形甚爲鑿鑿而該道猶恣行欺飾惟以移
查咨覆朦混塞責便爲了事是不至苗邊大壞而不止

棍黨遂成挾制分肥之局州縣樂居息事之美名上司
藉省大案之繁牘雖徇生者之便不顧死者之冤此案
亦其一也既據稱母老子幼願領安埋姑如斷行至該
縣糊塗錯謬實所未見祇以原案既經免題從寬記
過嚴飭仍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辰沅道詳乾同知隱諱苗殺命案由

據詳候會疏題叅蠡苗無忌總由文武官弁以隱諱
爲彌縫如該道所云苟戀一官貽誤地方草芥民命者
是也該道今日所言極當但陷兵一案署鳳通判哲同

批辰沅道詳營兵楊正時被苗殺陷山

朝廷設兵添營原以懾苗衛民今兵丁被殺被陷失事
既不報聞行查又求免叅該道之蔑視功令無論矣
豈巡撫耳爲隱諱之罪魁乎仰按察司速卽嚴催如可
遲延先將該道抗送職名詳叅仍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長通判詳報柳方新家被竊由

柳方新失贓紫紫豈一寶可携之而出又豈四賊可負
之而趨且失事之後越三月而獲賊乃延兩月內具報
定限已逾顯係諱匿仰按察司速提嚴究實情詳叅繳

批臬司詳趙方吉被盜是竊非強由

此案先據營報搶去米物今據典史署縣審供俱稱空
壁進偷前後互異明有隱諱情弊該府並不親訊確供
該司亦竟依樣混轉則地方盜案只須一令一尉主之
又何以司府爲哉似此扶同朦混殊干功令仰速提
嚴訊實情併取諱匿職名詳叅繳

批臬司詳捐貲設醫查監并給棉襖由

據陳矜恤事宜籌畫不遺頃骨料兩具見精詳哀此窮
因得免煩弊皆該司賜也仰卽如議舉行繳

批臬司解監生陳選應否取保候審由

據詳暑熱炎天各犯報病紛紛請取保候審詳解查此案並無難審之處問官任意延挨是何緣故是何意見該司亦並不嚴催定例內問刑官員將刑獄俱招不行連結無故遲延者例有處分仰卽查取職名詳參如逾十日不行招解卽照例徑參繳

批衡州府詳拿獲徒犯謝陽泉由

囚徒未到配所中途在逃者律應計日治罪謝陽泉既經脫逃何以竟置不議仰卽確查詳奪

批臬司詳王永錫越獄由

據該縣詳稱王永錫既經越獄似非善類無干之人可比但既係有干之人何以又不通報豈一應有干罪犯巡撫皆不得過問乎若云楊侯質審則兩役俱於正月報故質審無人更何所待而羈延至今也仰速遵前批報叅繳

批衡山縣詳王五一等偽造假印由

律註開載印所重者文雖非銅鑄而義文俱全者謂之偽造王五一應照律杖一百徒三年何子遠依爲從偽

造二等徒二年贓各照追假印速銷燬餘並如詳行繳

批臬司詳譴某 控陳子雲山

據審配保等義男是真撫子是假又斷銀給譚某放
配保等從良則攔保沈氏夏妹俱在放出之列矣查前
據譚某供沈氏夏妹配與更保而沈氏初在州審亦
供丈夫叫更保并蒲生亦供父親叫更保如沈氏蒲生
果非攔保妻子今日豈可聽其月認竟行斷給使攔保
妻人之妻子人之子如沈氏蒲生果係攔保妻子則從
前沈氏不夫其夫蒲生不父其父必有別情此際如何

不究況同一沈氏夏妹也譚文燦供是丁保撫養的譚
千上供丁保生二女叫癸妹夏妹是丁保所生則糧保
豈可以妹爲妻如夏妹是丁保所撫則譚千上何以供
丁保生女且無抵還餉銀之供二者俱未便任其糊塗
其沈氏卽夏妹亦屬可疑若非嚴訊得實終非確案再
告主之僕卽斷斷身則跋扈盡皆得志是否可行至陳
好雲認義男爲叔父以生父爲死父幾非人類僅擬一
杖未足蔽辜仰再嚴查妥擬詳奪繳

批常德府詳李文忠等誣告胡亮采等擬流徒出

奸匪偽造假銀取利害衆誠可痛恨而李文忠等以道路無據之詞月觸黃堂殊自送死仰行縣將李文忠等四十板枷號兩個月以懲多事查縣看內稱李文忠等所控皆無真贋確據無憑審擬甚爲明晰乃以混取口供記過必令承審代捏口供而後免過平府城既有倒壞何不責散鹽易穀之員罰修一二此處未免徇庇嗣後再有傾銷湖銀惟該府是問毋庸頒示繳

批常德府詳銀匪傾銷湖銀山

外路銀匪兌換低潮取利害民殊可痛恨該縣前既詳

自治書卷五批詳 傾銷湖銀縣案校 壹 廣政堂

稱拆毀驅逐何以又聽任蕭德勝等焚賍容留則該縣之陽奉陰違漫無主持亦可概見矣蕭德勝等俱照恐嚇取財律分別首從發落追贓給主蕭德勝代寫擔承仍枷號一月示衆其永興等號俱飭縣嚴行驅逐報招首將啟萬捏入八號銀舖內經承受賄舞文併查究重懲繳

批藩臬二司會詳駁乘歧由

行提經歲抗不解審該縣之覈法無論矣卽自八月嚴批至今三月止博得該司一紙空詳不知承宣執法之

謂何若云原告不服縣解是否併不服府解卽卽差拿
該府經管正身經承解訊繳

批岳州府詳奉提九谿衛學役抗解由

前批該府提江泗水等不過一訊口供而饒啟心曲袒
力抗該教官之無知藐法不必言矣但該府儼然黃堂
而不能拘喚學役擅爲據轉尙何以知府爲哉仰先將
該府玩忽經承解究繳

批寶慶府條議編立團長由

十戶爲甲而有甲長十甲爲保而有保長是保長所轄

已百家矣若十保又設團長則團長所轄不已千家乎以一人而統千家之衆更以一人而察千家之事非具大才幹者不能勝其役而其間武斷鄉曲橫行專擅之害與廟頭方長諸人等異名同轍仰按察司卽通行禁革取遵依存案仍飭寶慶府嚴飭所屬將頭盜各條實力奉行毋得生事擾民致干察究繳

批永州府詳議設立保甲由

永明縣千長之設卽武岡州十保又設團長之名也其辦與團長同卽與廟頭方長老人等同仰按察司通行

禁革徵

批臬司詳蔡觀實無招搖情事由

據蔡觀在本都院堂上供稱父係生員蔡廷立今又稱父是進士做過知縣其父是何名諱在何處作縣合且與黃州知府是何親識並未問及又稱宜知縣在京曾有一面是否與宜合舊識亦未詢明據王尙信供蔡觀說在湘潭縣打發了四兩銀子今又稱沒有進城其曾否到湘潭縣並未行查至蔡觀假寫趙侯秩之書雖並無其人但既向宜合投書又稱這書是撫院衙門裏邊

來的又稱是襄邊官家姓周的拿出的又稱撫院是其
母舅又刻有本都院姓名圖書如此而尙謂非招搖必
如何而後謂之招搖也仰飭湘潭縣并檄宜令確訊追
出假刻圖章覈驗究奪繳

批辰沅靖道詳楊正時脫逃由

該道移駐五寨所司何事如案犯不到當惟該道是問
至吏目一員在州則爲首領在五寨則爲該道之巡捕
官耳此案題參專汎係鳳凰營通判則一應提問自
應責之署鳳廳以昭官守乃該道一則檄行沅宗道提

齊候審一則並行吏目查報而沈宗道竟儼然稜提矣
且一詳再詳以至三詳矣署鳳廳絕不與聞是何緣故
豈該道竟爲此案初審之官抑以吏目可爲此案承審
之官乎至該吏目先移常守備將楊正時女壻吳有祿
交發以便着令追回楊正時聽候及李中軍將吳有祿
發交該吏目而沈宗道又稱未便收管責令跟尋因何
前後互異顯係舞文弄權姦屈不法仰按察司移行嚴
飭候咨 部查議繳

批捕役拷誣良民爲盜一案由

該縣縱捕誣良該府扶同隱匿及據詳批查竟將吊拷仇叛之惡捕劉五美等抗不解審是該府縣既縱捕於前又庇捕於後藐法害民殊爲不職况劉五美係典史樊之綱收作捕役又該典史率同劉五美等往拿何玉先等則二捕之不到官實樊之綱恐其供吐真情致令規避而該府縣亦借以支延希圖率混豈尙知有三尺哉仰飭寶慶府嚴着樊之綱併捕役梁有章劉有亮伍正德逮拿劉五美金天恤解訊如半月不到即將樊之綱併梁有章等解轅究比審永清等如詳分別保釋又

該府前詳於上年十月十六日批司經承何故錯爲十一月併改正飭行繳

批僧中慧唆誣搶毆一案由

據詳王氏乃張士榮暮年所娶之妾夫歿無子削髮爲尼與僧人中慧朝夕往來傷風敗俗實爲張士榮之罪人亦已義絕矣乃復聽信奸惡淫僧中慧主便疊告本夫嫡妻之子張玉蓮兄弟打搶奪田王氏可謂淫亂無耻者矣乃既據該司審無確証何得復斷給供膳之穀是何名目且欲薄責其子殊屬不合仰將中慧枷號兩

個月重責四十板通解回籍取收管報查潞潑王氏姑
免濺究飭府卽速押令還俗改嫁不許仍爲尼僧行走
僧寺并不許往來張玉蓮兄弟之家致滋葛藤其所收
之男徒一併驅逐餘俱省釋銷案繳

工收類

批藩司詳覆長沙府姜守肩銷承造 御書樓物

價由

建造

御書樓官役各捐俸工以尊奉

宸翰既膺監督之任稍有人心斷不敢侵蝕絲毫據詳
姜守肩銷庫銀二千四百五十兩二錢零不知是何肺
腸仰該司會同按察司速即嚴追解司補庫併拏管工
之人嚴行羈比限一月內完報并據雕匠供得過九三

銀九兩二錢則其餘發用並非庫紋可知此處未經扣
筭殊屬瞻徇併飭行繳

批藩司詳覆撫道經管南嶽掛匾物料由

據詳核減變價併原剩共該存銀三百二十九兩九錢零
查冊內未經核減之處尙多大約公事出於公費所以
不甚顧惜且假手僕役勢必浮多近見各處開銷比比
皆然而獨於該道言之者亦由春秋責備之意本部院
目擊補帑維艱不免過於查核實非較及錙銖也至於
墊匾之壞大紅中紅毡各二條扛擡僅止半日料亦不

至大壞乃以原價三兩四錢之物而變價八錢所虧太多仰將此項及號衣毡帽錫頂俱發長善二縣另行變價解司其該道實存銀三百三十三兩零該司卽移明照數收補衡山縣領用銀兩併連催造賞核銷繳册存批洲潭縣丞稟覆奉查獄廟樣木一項每段兩用

由

據詳一尺八寸以上者每段兩間寬有四寸厚有三寸一木能作五椽約用整木八百根似爲減省但屋高則椽亦宜相稱紅寬四寸而厚三寸則其椽太匾殊不好

看查凡椽用獨木者其上邊不過去皮取平寬厚亦所
差不多況原估樣式是否止寬四寸果否不致窄狹不
如仍照原估用一尺六寸圍木獨做雖覺稍費而工程
既大不便以此反留不足仰卽與管工官說知速卽遵
照行其獨木椽上邊不宜多爲剗削以致匾薄不堪觀
千咎未便文到立取回文報查毋得違違繳

批衡州府盧守詳 欽差蒞嶽應用物件無存由
官物散失動輒藉口無稽他不具論卽以按察之言之原
爲蓋碑而買豈無典守之人如何亦諉稱分頭搬用以

致烏有明係經役侵匿仰布政司查明應存之物竟無
着落者俱不得濫准開銷繳

批衡州府詳賣建造碑亭工料由

已據藩司詳批查夾冊內工料他不具論卽如搯運斗
爪株樟木止四百五十一根離款不過十餘里至二十
里何以用夫至二千五百六十名給價二十三兩四分
絲役任意月銷該府亦全置不問但據冊一轉殊屈朦
混其用剩木頭木梢速飭衡山縣變價解司彙報繳

批藩司詳碑匾工料動支庫項由

查照別開用過工料脚價給差共一百五十三兩七錢
以六三色箋該紋銀一百四十二兩九錢零再以市平
箋每庫平一百兩扣平銀二兩實該庫平銀一百四兩
一錢零仰移驛鹽道將此項撥清繳

批藩司詳孔守誤截大柱山

據詳以誤截大柱內尙存四根合計心幫共有四尺外
之圓圓木二十根請抵誤截二跪保之虧價四十八兩
又稱計數尙少四根計值則已有餘姑毋論價值之多
寡但此二十根可現作何處之用是否足抵四十八兩

之價未據詳明殊屬含混又稱大柱四根已改仁走廊
柱八根但此大柱四根卽是二十根之合數則二十根
木是否止做廊柱八根仰速飭該府遵照逐一開報繳